

- ◆ 「著匿入去石洞！著藏入去土底！閃避對上主來的恐怖，走閃伊威嚴的光輝。」（2:10）
  - 「匿入去石洞」、「藏入去土底」，這情形大部分都是要躲避敵人的攻擊，可悲的是，他們是在躲避「對上主來的恐怖，走閃伊威嚴的光輝。」
- ◆ 「彼日，目頭高的人會受降低，驕傲的人會受屈辱。只有上主受高舉得著尊崇！」（2:11）
  - 在那日，或許是審判的日子，也或許那個即將要來「和平」的日子，那些「目頭高」、「驕傲」的人，光景不再。
  - 「目頭高」指的是那些汲汲營營去追求自己的利益，貪婪的人，現代「消費主義」的人。
  - 這裡所說的不是特定的人，而是全部的以色列人的地位被降低，只有上帝被高舉，得到尊崇。
  - 以色列人往往認為他們和上帝會一起被高舉，實際上，上帝卻是不受限制的。
- ◆ 「上主—萬軍的統帥的日子欲臨到；伊欲互所有驕傲自高的人變卑賤，互高舉家己的人攏受侮辱。」（2:12）
  - 「上主—萬軍的統帥的日子」，這個詞語前面的「彼日」連結，常常與宣告審判有關。
  - 「上主—萬軍的統帥的日子」～來自以色列的聖戰傳統，上帝戰勝敵人的日子。
  - 不過，現在那個日子，卻是用來審判以色列的日子。
- ◆ 「伊欲互黎巴嫩高閣大的柏香樹、巴珊的橡樹、所有的高山、一切的小山、所有的堡壘、一切堅固的城牆、所有他施的船隻、一切嬌的帆船，攏受攻擊。」（2:13-16）
- ◆ 在這裡連續提到八次的攻擊的對象（包括 12 節，共有十次）
  - 「黎巴嫩高閣大的柏香樹」、「巴珊的橡樹」在當時是一種驕傲、想要自給自足的記號。
  - 「高山」、「小山」～可能是因著高度，讓人感到自傲。
  - 「堡壘」、「城牆」～代表著王位或有權威的人。
  - 「船隻」、「帆船」（豪華的船艦）～代表透過貿易，增加富裕，想要自給自足的交通工具。
  - 這些都讓人感到「驕傲自高」，想要自給自足的心，特別對照 2:7-8 所說的豐盛、富有，是上帝所要攻擊的。
- ◆ 「後來，自高的人會受屈辱；驕傲的人會受降低。佇彼日，只有上主受高舉得著尊崇。偶像會完全消失。」（2:17-18）
  - 再次回到 11 節，強調驕傲的人是上帝所要攻擊的人，最終必然會受屈辱。

- 「偶像」再次令人想到 2:6-8 節所說的。
- ◆ 在 2:11-18，不斷重複上帝要攻擊驕傲的人，那些想要把生命建立在自己的成就是徒勞無功，沒有上帝的看顧、保守是不行的。
- ◆ 「佇上主起來互地大搖動的時，人會匿入去石洞，藏入去土孔，欲閃避對上主來的恐怖，走閃伊威嚴的光輝。」(2:19)
  - 與第 10 節相似，警告以色列人應該逃離上帝的顯現，躲到洞裡、地下，為了是躲避即將要來的攻擊。
- ◆ 「佇彼日，人會將用金銀造來拜的偶像挖确互田鼠及密婆。」(2:20)
  - 「田鼠」和「密婆」（蝙蝠）是地洞的生物，當他們進入了石洞裡，裡面堆滿了牠們的排泄物，對以色列人是不潔的，接觸後在宗教上也會變成不潔的人。
  - 「金銀造來拜的偶像」也是不潔的，因此，「挖确互田鼠及密婆」，使得兩種不潔的東西都放在一起，表達對於當時追求豐盛、富有的生活是被上帝極度地唾棄。
- ◆ 「佇上主起來互地大搖動的時，人會走入去石洞內，抑是匿佇山壁縫，欲閃避對上主來的恐怖，走閃伊威嚴的光輝。」(2:21)
  - 與 2:10, 19 重複，再一次強調，當那日子來臨時，他們將會躲避上主。
  - 詩人不斷強調是要向當時的以色列人發出警告，邀請他們預備進入未來的日子。
  - 若停留在過去的生活，驕傲自大，不斷追求豐盛、富有，試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過生活的人，那麼就無法面對接下來的挑戰。
  - 另外，詩人也傳達，我們的生命若是對所有可能性開放，那麼上帝就會與我們同在，一旦我們被自己限制住，生命就沒有上帝同在的空間。
- ◆ 「毋通倚靠會死的人；佢不過靠鼻孔啲喘氣。佢攞無算什麼。」(2:22)
  - 「毋通」帶出一個命令，要求不要想倚靠「會死的人」（包括自己與他人），應該轉向「靠上主的光來行。」(2:5)
  - 應該撇開對所有金錢、武器和敬拜偶像的努力，這些都是虛無的，一旦上帝出手，這些都不再有力量了。
  - 人的軟弱，一旦無法「靠鼻孔啲喘氣」，就會失去生命，所以「攞無算什麼」。

## ◆ 思考

- 當人們想要靠自己力量得到生活的一切時，就很容易陷入了虛無之中，陷入了偶像崇拜之中。
  - 許多人會將基督教、猶太教、伊斯蘭教所謂的亞伯拉罕宗教認為是沒有敬拜偶像或圖像的宗教。
  - 確實，單單敬拜上帝是古代以色列人與其他周遭文化不同的地方，但金牛犢（出 32、王上 12:28）到底是迦南神明還是耶和華上帝的象徵呢？
  - 在這段經文中，金銀、馬匹、戰車等等是與偶像崇拜相提並論。從神學的角度，任何物品與符號與上帝相提並論的都是偶像崇拜。
  - 偶像崇拜往往帶來的是想要靠自己掌握未來，透過算命、占卜，知道未來會發生的事，好提早預備或預防。
  - 連禱告都有可能成為偶像崇拜，詩歌「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」中，「每一次我禱告，我搖動祢的手」必須小心思考這句歌詞，不要變成控制上帝的手。
  - 禱告是求上帝的旨意，還是成全自己的心意呢？
  - 先知提出邀請「咱著靠上主的光來行」，仍受到反對勢力的挑戰「倚靠會死的人」。
  - 無論是藉由金錢、物質生活、地位...等等，想要靠自己控制未來或掌握未來，人必須倚靠上帝而行。
  - 不是不能為未來做打算，而是倚靠「？」而行的問題。
- ◆ 「看咧，上主一萬軍的統帥欲對耶路撒冷及猶大除去個所倚靠，所依倚的，就是所倚靠的米糧，所依倚的水」（3:1）
- 「看咧」～原文常常翻譯為「因為」（ki），理解成「當然」會比較準確。
  - 當上帝的名字被賦予「萬軍的統帥」表達出嚴厲、莊嚴、強大且危險，就如前面所說的是帶來「審判」的。
  - 「倚靠」、「依倚」通常指的是倚靠某種「權力者」、「領導者」。
  - 「米糧」、「水」不是表面的意義，而是領導者的意涵。
  - 上帝要「除去」的是人民所倚靠的領導者，卻不是單單針對他們，而是針對全體以色列人。
- ◆ 「除去勇士及戰士、審判官及先知、卜卦的及長老，除去管五十個兵的軍官及有地位的人士、參謀、勢的師傅、行法術的。」（3:2-3）
- 除去的名單包含整個古代耶路撒冷和猶大國領導階層，包括官方或非官方的職位，專業或業餘的，也有靠職位謀生

或不靠職位謀生的。

- 一旦社會失去這些人，整個社會基礎將陷入危險之中，這些角色所帶來的能力與權威，是人民秩序的基礎。
- ◆ 「我欲互囡仔做個的領袖，互嬰仔做個的統治者」（3:4）
  - 一旦讓未成熟、未受過訓練的孩子進入領導階層，將帶來極大的傷害，是一個懲罰的宣告。
  - 經驗豐富的領導者被孩子取代，也比喻他們的領導者的行為像孩子一樣幼稚，才會被取代。
- ◆ 「人民會互相壓迫：人攻擊人，厝邊攻擊厝邊，少年人對老人無禮，卑賤的侮辱尊貴的。」（3:5）
  - 社會結構的破壞，失去彼此尊重的心，社會變成貪婪、剝削的場域。
- ◆ 「人會佇親族的中間扭伊的兄弟，講：『你有外袍，你著做阮的領導者，來處理此個混亂的景況。』彼時，伊會大聲應講：『我艱當給恁醫治；我厝裡無食物，嘛無外袍。恁毋通叫我去做人民的領袖！』」（3:6-7）
  - 一個人只要有「外袍」就被認定可以當領導者，這是相當荒謬的現象。
  - 不過，沒有人願意當領導者，因為審判是針對領導者的。
  - 當領導權完全真空，整個環境變得難以忍受，沒有人願意承擔領導者責任。
  - 長老教會的領導階層也有這樣的現象，當環境變糟的時候，有理想性、堅持信仰的牧者、長老不願意擔任要職。
  - 短短的 3:4-7，先知勾勒出一個完全失敗、毫無盼望的社會，這一切都是領導者被除去。
- ◆ 「啊，耶路撒冷已經衰敗，猶大已經倒壞；因為個的言行舉止攏敵對上主，反抗伊威嚴的臨在。」（3:8）
  - 耶路撒冷、猶大衰敗、倒壞的原因
    - ◆ 包括前幾節所提到的社會混亂狀態；
    - ◆ 包括造成混亂的原因：領導階層敵對上帝，反抗上帝「威嚴的臨在」，不再尊重祂。
- ◆ 「個的面相顯露個無正直；個親像所多瑪展家己的罪，攏無掩蓋。個受災禍，罪該應得！」（3:9）
  - 失去領導權是對人民的審判，人民因所造成的混亂而受苦。
  - 他們所犯的罪是顯而易見的～「個的面相顯露個無正直」。
  - 他們的罪如同「所多瑪」，但他們卻不掩蓋，「展家己的罪」。
  - 因此，他們遇到災禍是罪有應得的。

- ◆ 「著給正直的人講，佢會萬事亨通，因為佢會享受家己行為的果子。」（3:10）
  - 當然，在這樣的社會中，仍然有正直的人，他們在社會中苟延殘喘，得想自己行為所帶來好結果。
- ◆ 「邪惡的人慘啊！佢會抵著災難。佢的手按怎對付人，嘛會按呢受報應。」（3:11）
  - 先知不願意將時間放在正直的人，又回到「邪惡的人」，再次強調他們即將為他們所做的付出代價，受到報應。
  - 犯罪後的結果，不一定是上帝的審判，可能是行為本身所帶來的後果。
- ◆ 「我的子民會受困仔欺壓，會互婦仁人管轄。我的子民啊，恁的指導者導恁行迷路，互恁行的方向錯亂。」（3:12）
  - 在這裡，先知的情緒有一些轉換，談到上帝對耶路撒冷和猶大人民的命運感到悲痛。
  - 整個景況回到了 3:4，由於缺乏負責任的領導者，「困仔」、「婦仁人」擁有了領導權，卻帶來欺壓，也帶來「災難」。
  - 不可否認地，舊約對於婦女掌握領導權是一種災難、也是一種侮辱。～當然以現代人來說，這是錯誤的觀念。
  - 先知這樣的判斷，是來自於社會現實，在與他們共同生活、吃喝和日常需求中作出判決。
  - 領導權的失去被認為是人民犯罪的結果，但領導者本身也要為社會的混亂負責，領導者誤導人民走錯的方向。
  - 當他們離開了上帝，猶大國就癱瘓了。
- ◆ 「上主上庭控告；伊倚起來欲審判伊的子民。」（3:13）
  - 這裡，先知再次回到法庭上的語言，作為法官的上帝要上庭控告他的子民，並要起來審判他們。
- ◆ 「上主對伊的子民的長老及官長提出告訴：『恁吞食葡萄園；恁的厝內有對散赤人搶來的財物。』」（3:14）
  - 這次控告的對象不是一般子民，而是「長老和官長」這些有權力、影響力的領導階層。
  - 在 5:7，葡萄園指的是以色列人，所以，領導者「吞食」葡萄園，也就是傷害上帝的子民。
  - 特別是，再次提到他們壓榨、欺壓那些窮人，家裡有從窮人那裡搶來的財物。
- ◆ 「『恁哪赫好膽壓制我的子民，研碎散赤人的面？』至高上主——萬軍的統帥按呢講。」（3:15）
  - 最後，用法庭上的反問法，提出了對他們壓迫子民、壓榨窮人的控訴。

- 在這，窮人和我的子民並列，說明了上帝對窮人的偏愛，他們成為反對領導階層的代言人。
- ◆ 省思：
  - 在這段，「領導權」、「權力」是關注的焦點，對權力結構的一種反思。
  - 政治、經濟的權力是邪惡的嗎？它的危險何在？
  - 重點在於領導者濫用了他們的權力，造成了社會的混亂。
  - 當上帝去除了領導者的領導權，造成社會的災難，這被視為一種審判。
  - 因此，經文並沒有否定領導者行使領導權的重要性，否則將造成無政府狀態，社會秩序大亂。
  - 以賽亞對於領導階層的抨擊與批評，對於他們誤導人民（3:12），爛用政治權力進行經濟迫害（3:15）。
  - 擁有權力者對社會必須負起更大的責任，否則就是「犯罪」。
- ◆ 「上主講：『因為錫安的女子赫呢驕傲，行路領頸伸長長，看人使目尾，激姿勢踎腳行，腳環鏗鏘叫』」（3:16）
  - 在這裡，「錫安的女子」指的是耶路撒冷城中的菁英女性。
  - 延續了前面經濟的議題，在這裡形容菁英女性驕傲的姿態，以及奢華的享受。
  - 從現代的眼光，前面對婦女的批評是過重了（3:12），但這裡對菁英女性的審判，與前面對男性領導者是平衡的。
- ◆ 「所以，上主欲互錫安的女子 臭頭生瘡，欲互個下體露現。」（3:17）
  - 驕傲的姿態必然帶來對他們的審判，這個審判圖像是利用戰敗之後的場景，女性所受到的暴力有關。～被擄掠者剪去頭髮（臭頭生瘡），被性侵（下體露餡）。
- ◆ 「佇彼日，上主欲除去個一切嬌的裝飾品：腳環、頭毛網、月眉針、耳鈎、手環、面帕、頭巾、腳鍊仔、花帶、香盒、平安符、手指、鼻環、禮服、外套、被巾、皮包仔、手鏡、幼麻布的內衫、禮帽，以及慢身軀的中。」（3:18-23）
  - 原本展現他們的美貌的服飾和裝飾品（3:16）都被去除，這是相當對比的畫面。
  - 詩人逐一提出那些物品，每一個都揭露這些婦女自我放縱的慾望，最終，帶來的是毀滅。
- ◆ 「芳味會變做臭味，粗的索代替腰帶，嬌頭毛會變做光頭，縉麻布代替穿高級衫，美貌會有燒著的傷跡。」（3:24）
  - 過去菁英女性美麗與將來的恥辱與醜陋成了對比，勾勒出審判的景象。